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西山真文

忠公文集

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髻童孺之無知莫不

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
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
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
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
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
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
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固如此也方
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蘄乎人之知哉及
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胃集于闕下者無

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
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
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
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覲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
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
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
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其重
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
益充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
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

我救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
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
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
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
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
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
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
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
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
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

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

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
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
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
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

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
也天人之心愈享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
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
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
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

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
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
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
一也廼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
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
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
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
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
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婉孝宗今茲國本之
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

德可謂達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
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
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
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剝之形弗露此尤羣情
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
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
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
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
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

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競業之謂也夕

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
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
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實恭祇畏宜
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
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
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
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
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
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慙不能已輒
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

知其僭焉于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
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
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
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
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
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
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
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

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
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能仰裨
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
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
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
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
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
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
忍循默以詒曠疎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
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

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

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
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
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
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
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
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
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
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
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倘禮假故無節鄰

於養安薦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此崇
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
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
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
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
之生也師傳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
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

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提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往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